

第二十六回 都察院御史巧伸冤 城隍廟鬼魂親寫字

話說寶珠問出隱情，對趙保昌道：「你知罪麼？」保昌叩首道：「生員罪該萬死！」寶珠道：「讀書人既如此存心，還有甚發達之期？我且不定你罪名，還要問你一件大事，你兄弟是怎樣死的？」保昌道：「是急病，頭一天還好好的，次日一早，我進房去，見他也沒氣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他怎麼會死的？」保昌道：「這個……生員如何知道？」寶珠道：「你又怎麼會教他死的呢？」

左右各役聽了這句，個個發笑，暗道他年輕，問問就有些糊塗，說出孩子話來了。就連兩個司員，坐在堂口，也覺耽心。可是趙保昌心中一動，面色就變下來，還強口道：「生員倒不明白大人的話，人是可以會教他死的？」寶珠冷笑道：「不到那光景，你如何肯招呢？你這等巧口奸奴，不見個明白，你也不服。」保昌道：「生員心裡真是不服，倒求大人教導教導。」寶珠道：「你這奸滑奴才，還敢稱生員！」吩咐左右，將他衣衿革了。

有人過來，把他帽子除下，送在公案上。保昌道：「生員何罪，大人斥革衣衿？」寶珠對周氏道：「明日本院著司員開棺，替你丈夫伸冤！」周氏此刻深感寶珠恩德，倒反替他耽驚，回道：「大人在上，小婦人丈夫是病死的，沒有被害的情形，求大人三思要緊。」寶珠也不理他，吩咐進堂。

進內坐下，司員上來見過，道：「大人何以知道有冤？司員看來，大人還宜詳察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此非貴司所知也！明天帶齊人役，前來伺候。」司員答應。寶珠也就回府，早有人知會縣裡去了。此時個個替寶珠害怕，說案已審清就罷了，又引出事，到底孩子家脾氣，不曉事體，大約總要鬧出亂子來。

不說眾人議論，再說寶珠到家，進房請姐姐來商議，二人談到四更才睡。銀屏見他們有正事，也不來纏擾，先上牀了。寶珠道：「夫人，也不等等下官？」兩個說笑幾句，安息不提。

次日早上，寶珠進衙門，司員同縣官領著各役，都來伺候。寶珠吩咐前去驗明屍傷來回話，自己就在衙門候信。其時左都御史，是大學士德公兼理，原是寶珠老長親，卻好也到衙門，寶珠同他談了一會，就將案情口供，都稟明了。德公大贊，愛得什麼似的，又講了好些話才去。司員等回來復命，說驗得清楚，並沒有一點傷痕。

寶珠也不言語，沉吟道：「明天本院親自去驗，如其沒傷，本院當以官徇之！」各人辭去。寶珠回府，又同寶林商量道：「我分明見個鬼求我伸冤，保全後嗣，無疑是這一案。今天驗不出傷來，不知是何緣故？」寶林道：「你不必煩惱，少不得自有傷驗出來的。你明日自去走遭，顧不得害怕，倒要親自細瞧。」寶珠道：「此時各官都有些怪我多事，他那裡知道其中情節？我不替他伸冤，也對不住這個怨鬼！」寶林道：「你瞧趙保昌神色怎樣？」寶珠道：「神情實在是個失虛的。」寶林想了想，就向寶珠耳邊說了幾句，寶珠連連點頭道：「我也想到此處，姐姐好見識，先得我心。」姊妹又談了一會，當夜無話。

天明，寶珠就起身，吃了些點心，隨即進衙，各官早到。寶珠今日格外款式，排齊執事，穿了大紅披衫，出城而去。到長樂村，早有蘆棚搭在那裡，趙保昌、周氏遠遠跪接。寶珠下車，左右跟人擁護著，走進蘆棚，到公座坐下，各官列坐伺候。保昌還請了許多有頭臉的親友在旁，外邊看的閒人，多不可言，都說好個青年標緻官府。更有許多婦女，格外的贊不絕口。

忤作上來請示，寶珠吩咐檢驗，驗了一會，仍然無傷。寶珠不語，就將趙保昌同周氏帶上來，問了一回，茫無頭緒。趙保昌倒反言語挺撞，寶珠怒道：「趙保昌！本院今天驗不出傷來，本院自有應得之罪。如其有傷，你也難得過去！本院將個官拚你這條狗命！」保昌道：「大人真是明白青天，如驗出傷來，小人這條性命，自是沒有的。但恐沒得傷痕，在大人亦有不便。」寶珠離了公座，各官也就起身。

寶珠粉面含嗔，柳眉倒豎，惡恨恨指著趙保昌道：「如真沒有傷，本院情願反把腦袋結交於你！如果有傷——」說著，哼了一聲道：「我把你這奴才鍋烹刀鑠！」就走到死屍前，喝令細驗。忤作不敢怠慢，又來動手。寶珠細看死者，同晚間所見，一些不差，自己也就放心。見幾個忤作從頭驗到腳下，報道：「回大人：傷沒有。」寶珠冷笑一聲道：「當真沒有傷麼？」忤作不敢言語。趙保昌道：「大人明見，既報沒傷，自然沒有傷了。」

寶珠也不理他，吩咐忤作，取他左耳看。保昌聽見，吃驚不小，暗想這個小孩子竟是個神仙？有個忤作答應，細看一回，大聲道：「得了！」就在耳中取出有半斤濕棉絮來，填了屍格。忤作贊了一聲道：「好精明大人，真是青天！」看的人個個得意，竟不循規矩，大家喊起好來，各役趕忙絞喝。

趙保昌嚇得牙齒捉對兒廝打，周氏上來叩了幾個響頭。寶珠仍上公堂坐下，帶趙保昌上來，他倒喊道：「大人真正青天，替我兄弟伸冤，感恩不盡！還求大人緝獲凶身。」說罷，大哭起來。寶珠微笑，對各官道：「看這奴才，真是奸滑！」

本縣是個舉人出身，書呆子性格，最是古板，聽見保昌說話，氣得不可開交，大聲喝道：「大膽奴才！你剛才挺撞大人，同大人賭口，如果無傷，不但要大人的官，還要大人腦袋！有傷，是你認罪！說定的話，人人聽見，你此刻又生別的枝節，希圖脫身，大人容得你，本縣容不得你。」吩咐「與我結實打！」又拍著公堂，連聲道：「打！打！打！」

各差役只得上來打，將保昌按翻在地，打了四十大板。寶珠道：「趙保昌你有甚刁滑言詞，趁早好說。」保昌道：「那日早間進去有事，見兄弟已是死了。這事必須問我弟婦，或者知些影響。他們是夫妻，沒個不曉得的道理。求大人原情鑒察！」寶珠又問了半會，也上了幾件刑法，無如保昌頗能熬刑，再不肯招。寶珠吩咐帶進衙門，屍首先行入棺。

寶珠進衙門，略坐一坐就回府，將許多情節，告訴姐姐。寶林也覺欣然，道：「我的見識如何？既驗出傷來，那就不怕他了。」到晚間，銀屏一定要賀喜，備了一席酒，在寶珠前進，拉了紫雲、彩雲同坐，歡呼暢飲，猜拳行令，唱過許多小曲，鬧了兩個更次。銀屏到底灌了他兩杯才罷休。

次日，寶珠起來，有些咳嗽，沒有出去，一來是在城外受了些風涼，二者昨夜多飲了一杯。休息到晚，寶珠一定要進衙門，紫雲再三阻他不住，只好出房，教親隨多包幾件衣服。寶珠進衙升堂，帶上犯人趙保昌，寶珠道：「本院知道你是個兇手，驗傷的時候，原說有傷你情甘認罪，本院何難據此定你的罪名？你這奸滑奴才，定有許多辯白。你這意思，不過要學你弟婦。你可知你兄弟昨夜在我夢中，將一番情節，都告訴明白？說兇手他自己知道，求我今夜三更，把你們送到城隍廟後殿，他自己前來寫字，誰是兇手，寫在

自有兇手二字，不是兇手，他也不寫出來，自然沒有冤屈。」

趙保昌聽了，似信不信，只好答應，惟有周氏倒深信不疑。寶珠傳伺候，到城隍廟來，道士迎接進去。寶珠先拈了香，著松勇帶領各役，收拾後殿，將保昌、周氏送進去，窗格盡開，不用燈火，對面不見人。有兩張高背椅子，把二人緊緊鎖在下面，衣服脫下來，光著脊背，手腳捆定，不肯放鬆。說：「不能讓你摸著背上，少刻鬼來寫字呢！」各役將門帶好，走了出來。

這裡二人對坐，各有心事。周氏暗想：「冤有頭，債有主，我沒有害丈夫，他斷不能害我，定然要來出脫我。」倒反將身子坐上些來，等他寫字。保昌卻是心虛的人，到了這步地位，陰間怕人，也覺良心發現，雖不深信，暗想鬼神之事，自來有的，他也不能無緣無故的叫我們進來。眼前漆黑，越想越怕，又恐寶珠著人暗算，一個脊背，更無躲處，見是有高背椅子，就將個脊背緊緊貼在椅背上，動也不敢動。

到了四更以後，有人役進來帶他們，還是黑著走出來。才到前殿，見燈燭輝煌，擺著公座，寶珠坐在中間，滿面秋霜，俊俏中帶著一團威光，逼得人不敢仰視。保昌抬起頭來，打了一個寒噤。寶珠吩咐先驗脊背，周氏身上乾乾淨淨，保昌背上白粉寫成胡桃大兩字，明明白白是兇手。

寶珠道：「你這奴才，還有得說了？不信，給他自己瞧！」各役就將神前照人心膽那面大鏡取過來，又向道士借了一面鏡，又照起來，保昌看得清楚，自己也覺詫異，暗想：「我將背脊靠在椅背上，也沒有覺得一些影響，這字是那裡來的？大約真是活見鬼了！」此時情理都窮，天良難昧，就將謀財害命的情節，直招出來。寶珠叫他畫供，上了鎖鈕，帶去收監，周氏釋放，寶珠上車回府。

這件事，內外城都傳遍了，人人贊好，個個稱奇，說小小年紀，人家還沒有出書房呢！看他這種美貌嬌容，好象個柔弱女子，竟有如此膽量才識，連鬼都顯靈了！你道這字，果真是鬼寫的麼？原來又是寶珠的詭計。他用兩個高背椅子，椅背上反寫兇手二字，知道心虛的，必定害怕，手腳捆住，拴得短短的，身子無處躲藏，要躲只得貼住椅背，卻好印了上去，所以不用燈，二更進去，四更就帶了出來，神鬼不覺。刁奸做夢也想不到，至死也只說是鬼寫的。

閒話少說，寶珠到家，將此事細述一遍，眾人好笑，銀屏心裡暗暗拜服。過一日，許府接小姐回去，自然當做新聞，述與母親、哥哥聽。這個案，文卿雖然知道，卻不知這些細情，聽見妹子一說，格外歡喜。三家公子從浙江回來，自有一番熱鬧，請人拜客，忙了一回。卻不知不覺早又到歲底。未知松府新年之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